



华严小说

在男人的感受中
每位纯真少女的心都是一盏智慧的灯
她们的心灵闪动的节奏
本身就是一首绝妙好诗

(台湾) 华 严著

智慧的灯

花城出版社





(台湾) 华 严著

智慧的灯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智慧的灯/华严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60-3425-3

I. 智... II. 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584 号

智 慧 的 灯

〔台湾〕华 严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39,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425-3

I·2848 定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于
青

智慧的灯

这是从华严的小说里知道的，英国作家斯蒂文荪说过：“人人头上都带有一个灯。”这个灯，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一盏智慧的灯。

用华严的小说题目来做这篇介绍文字的题目，不是语言的穷途末路，而是这四个字有对华严小说概括的高度的准确性。我是说这四个字表达作者的意思和作品的意义，已经达到了不能置换的地步。这是可以用时间来证明的。

第一次读华严的小说，给我轰击的就是这四个字。这里隆重地用“轰击”这两个字，也是说明了在华严的小说面前，我们已无法再选择能够比这更合适的语词。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我从来没有读过像华严这样的用对话体写成的长篇小说，从来没有读过像这样用对话的形式写小说却写出一种闪光的人性的智慧，像这般既充满了人性的慈爱又融汇了智慧的幽默小说，更没有体会过一种像被海水拥抱着般的博大无边的对生活的感动。十多年前，我正处在对人生还很挑剔的年轻的“夹生”的时代，多少精美的小说都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却又不得不暂时搁置，它们的确是生活中的必需，却又游离于当下的生活，它们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华严的小说轻易地将我击中了，虽然它也不是生活中的那种可以疗饥的食粮，却成了使我能够抑制虚荣浮躁的良药。它使我在醉眼迷蒙中清醒过来，知道人人都有一盏智慧的灯在那里亮着，只要你能寻到它，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被照



亮,你的生活将因它的照耀而光华璀璨。

是的,正是当年读了华严的小说《智慧的灯》、《神仙眷属》后,对我这样一个对人生百般挑剔的人来说,的确有醍醐灌顶般的清醒,尤其是作者用的是一种令我们倍感蔼然可亲的书写方式,道出了让人不能不深思的生活的哲理。当年我曾记下了小说里几段令我爱不忍释的话,至今受用匪浅。我们不妨一起来读读,你会感到作者的智慧在透过那泛黄的纸仍熠熠闪光,生活的哲理是能够洞穿所有的前尘后世的:

“世界上不论什么等色的人都应该平等,以生命是平等的道理来讲,世界上不应该有特权阶级;不应该某种人做的事,某种人却不可以做;不应该人生下来不管怎么样便是第一等人,有种人生下来却已经注定只属第二等。”

“事实上人间真正不能相处的怨偶并不多,能否百年好合,白头偕老,全靠自己的手来调度。婚姻的成功和失败率各占一半。如果一个人因为得不到理想的配偶而不满意,他不妨满意他已经得到的配偶。”

还有:“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惟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还有一段也应摘下来:

“事实上人生匆匆,只不过昙花的一现,纵令万载千年的繁花,也都有烟消云散的一天。眼前的时刻不管多么难挨,眼一眨也已经过去了。知道忍耐的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道忍耐的往往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知道忍耐也就是我说的一切不当一回事,因为能一切

2010/10/17



不当一回事便能一切不动心，不但能够忍耐眼前的时刻，即使泰山崩于前也能够不动声色了。”

这些熟悉的语句就是智慧的长明灯！尊敬的读者，我想你会与我认同：借助它，会使我们在崎岖的人生跋涉中走得更加平稳和坚实。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俗人，才需要如指南针般的书卷启迪我们在尘世中蒙尘太久的心。华严的小说能在常人的智慧里显现出了人性的高洁，我觉得它比任何典雅的艺术都要更有诗心。人如果失去了诗心，活着只能是一种物化的存在。但光有诗心而没有平常心，又失之虚幻。读华严的小说，你就会明白，有一种人生，是既有常人的智慧又能见高贵的诗心的。它是让我们既感到自尊、自爱，又能自在地体现出人生的朴素、简洁和高尚。

现在，它就在你和我的身边。它就是那盏智慧的灯，那是可以日夜偕伴我们并光照我们终生的智慧的灯。

感谢作者华严女士，给我们打造了这盏智慧的灯。需要一提的是，华严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思想家严复的孙女。也许你会恍然大悟，原来华严小说的哲理味是源自祖父的熏陶。但这并不能代替华严小说里动人的原由，说到底，真正能打动人的智慧，不是哲学思辨，不是家世渊源，而是作者来自生活本身的朴素而真切的人生经验。

如果你感到了心灵的饥渴，那么，不妨立即进入华严的对话体小说，在这里，你能享受到一种如聆师友亲切话语的莫大愉悦。

华严小说

华严女士，本名严停云。福建林森人。为先哲严复先生孙女。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幼承庭训，家学渊源。一九六一年以第一部长篇小说《智慧的灯》一举成名。此后写作不辍，以长篇小说为主。每一部作品都各具独特的创意及风格；构思严谨，文笔畅实，富幽默感，尤擅对话；字行之间，充满人性的呼唤，暗示人生的真谛，贵在不言而能令人领悟，使读者产生共鸣而百读不厌，因显潜移默化之功。嗣后以卓越成就荣获文艺小说创作奖及文艺协会“小说创作”荣誉奖，并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序 一

言 曦

十九世纪初叶以来，美英闺秀小说作家辈出，自英国珍妮·奥斯汀(Jane Austen)《傲慢与偏见》之书出，继之以勃朗姊妹(Charlotte Brontë and Emily Brontë)的《简爱》与《咆哮山庄》；而美国复先后有阿柯特(Louisa May Alcott)与宓契尔(M. Mitchell)之崛起，分别以《小妇人》及《飘》风靡一时，类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珠玉，尤以《咆哮山庄》及《飘》两作，气势沉雄，若不可信其出于皓腕纤手者。

让“愚蠢”的男人去描写女人，远不如女人自己写得深切著明；爱情生活是少女最关心的事情(如果不是惟一关心的事情)，其所惊心者专，其所体察者及于精微毫

末，烛照幽潜，抒写堙郁，故每能臻男性作家之所不能臻。莎冈以十九岁的华年，震铄文坛，亦正由于其层层剥出的一颗真率而又细腻的少女的心。

自奥斯汀以来诸作，率皆黄庭初写，一举成名，并没有经过长期写小说的磨琢，其结构组织，与法序暗合，自成天趣，一方面固由于禀赋之高，一方面亦证佐：胸中苟有不得不写之情，不可不传之事，亦非必布置完整，格局只是余事而已，许多小说之所以随生随朽，即由除形式的完整之外，平庸无物之故。

华严女士持其《智慧的灯》剪贴本，将以之付梓，请为之序。我不是文学批评家，不敢妄事轩輊，只以一个读者的感受，扞触其性灵挥洒之美，殆上与《傲慢与偏见》、《简爱》相接。这里面所写的限于大学生活中的悲欢岁月，以一对绝顶聪慧的少男少女为中心，回环剖剥，述其初遇至于生离，其间贯以心理的刻画，而不见斧凿之痕，敷以清逸犀利的对白，而不见矫揉之态，哲人的睿智、赤子的善良，自华美之文采中沁流以出，我不敢遽称其为气象磅礴的不朽伟作，但的确是在性灵的滋润中产生的一颗明珠。

艾默生在论才慧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及塞万提斯在心灵中皆有一盏永世不灭的明灯，使读者以被烛照而欣悦鼓舞。在男人的感受中，每一位纯真的少女的心都是一盏智慧的灯，放之则使宇宙万物为之开朗，抑复明灭飘忽，若不可捉；她们的心灵闪动的节奏，本身就是绝妙好诗，只是很少有机会写出来，或疏于握管，或累于家务，今华严女士已绿叶成荫，乃仍能掀亮其智慧的火焰，通过文字的



编织，回述其少女时代的见闻阅历，以照耀当世，是一件值得祝贺的成就。

我自己智虑愚拙，“灯”暗若微星，不敢为人作序，谨述其读后之感如此。

序 二

耿修业

作为一个编者，我首先要说，《智慧的灯》是《大华晚报》极为成功的连载小说之一。读者的反应使报社同人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印象随着时日的累积而凝固，而深刻。在这里，我要向作者道谢，也要向本书的推介人道谢。

作为一个读者，我很喜欢本书的风格，它是不落窠臼、别出心裁的。高手作诗，常有清新之气，屈常人屡涉之地，取常人日触之景，而能别具襟怀，道出他人未有之语，这就是可贵。本书所描写的地方是十里洋场，所刻画的人物是一群大学生，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在作者的笔下，却使人浑忘其庸俗与平凡，使其地其人，成了红尘中的荷塘，城河里的涟漪，卓尔不群，自然成趣，在嚣闹



中显得高洁，亦有足多的变幻，在风雨雷霆之外，别有扣人心弦处。

第一个进入我眼帘的是本书的书名，我直觉的反应是：《智慧的灯》很像一本哲学书，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更换一下。但在读完全书之后，我非改初衷不可了，因为，智慧的灯正是本书的主题，不但没有更好的书名来代替它，事实上也没有必要。不过，我的直觉的反应也没有错，像其他名著一样，小说中含有哲理，而且，通过小说，其哲理比较的易于为人所吸引接受，因为，在细腻的笔触下，作者已经把通向此一哲理的“障”破除了，读者随书中人所指引，如履其地，如见其人，设身处地，涌思如潮，这中间免不了伫望有顷，低首徘徊，可是，经过了一段沉滞与暗晦，就能豁然开朗，到那时候，他就会仰望智慧的灯塔，分享其光芒了。

在事业的路途上，人的遭际有穷有通，各有不同，通常的情形是：失意的人往往委之于天命，而忽略了人为的因素，其实，这多少是诿过，与事实上不无距离。人都有恋爱的经历，在“失败”的纪录上，总以初恋的居多，这决非偶然。初恋是金，但初恋人往往不经意，加以委弃，人生的顿挫，这也是一种境界；如要减少这种顿挫的可能性，在他的视线以内，最好能发现一座智慧的灯塔。

《智慧的灯》告诉我们的哲理之一是：在恋爱中的人总是欠点儿聪明，有时是没有自知之明，有时是缺乏鉴人之术，这一哲理应用于初恋的人，多半是正确的。





那温煦的、潮湿的、芬芳的、使人心里觉得高兴、又觉得惆怅的春风，吹拂着上海市一所最高学府的钟楼。这钟楼高高耸入空中，好像这学校的首脑。它为着自己的雄伟，壮丽；最主要的，六十多年来培植的无数英才，来日方长的造福人群的艰巨任务，感到十分的骄傲。从春天到冬天，从太阳上升到沉落，它不停不息地工作着，那洪亮的钟声萦回空中，也永远不曾改变。

事实上，最感到骄傲的是我们这蚂蚁样，熙来攘往在钟楼底下的年轻的一群。我们挺着胸，昂着首，挟着一寸来厚的书本，肆无忌惮地谈着天，说着地，活跃在这偌大校院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心最低限度要和钟楼同较量，钟楼对着太阳，太阳对着宇宙，它们的心却是我们永远无法忖度的。

屈指来算，我来到这所大学，这已是第二次的春天来临了。记得刚跨进这大铁门，说不尽的心慌意乱。那神气十足的高年级学长，那卓尔不群的教授，都好像自天下降。不会使我脸红的只有树上落下的黄叶，轻悄悄地飘堕在我脚旁，一点也没有惊扰胆小的人的意思。再一度看到黄叶飘落，我已经踏遍校园中的每一条路；水泥的、铺石子的、黄土泥的、长满杂草的，甚至竖着“不准践踏”的牌子的草坪。每一举步，每一落脚，都给我加添了一分自信心。如今，这钟楼底下红砖砌成的大楼前面，又开满了一列嫩白绯红的桃花，在挟着生意的春风中乱点着头，又乱摇着头。我镇日怀着惋惜的心情，踏过落在地上的花瓣；应该满足的心中，却又酝酿起一些新的、无法形容的、空虚的感觉了。

有人说：“大学时期，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恋爱时期。”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对不对；但是，既然有人这样说，即使你决心不理睬，也还是常常会把它记起。围绕在学校后方那一条弯曲而幽静的河水，终日缓缓地流，不知道曾经照过多少双双对对同学情侣的情影；形单影只的人，不免有短修了一门必修科般的不自在。

说一句老实话，我刚来这学校没有几天，便在脚踏车前面的藤筐中，发现一封表达倾慕的信。截至今日，倘若把那些追求的男子们的名字连成一串，怕不比一篇国父遗嘱上的字眼短多少。但是，天知道我对那些抛皮球似的，把情感乱抛到别人头上的人们，偏见是如何的深。一方面我冷眼旁观：这一个鼻子太扁，那一个头发上香油太多，有的一开口便说到“钱”，有的在第一封信里便用了不下十几二十几个的“爱”字。王眉贞，我的从小学直到现在都是同学兼好朋友，便常常这样责怪我：“你呀！凌净华呀！过分吹毛求疵了！花些时间认识他们吧，你便会发觉他们都有可爱的地方。古语说：‘玉不琢，不成器。’花些时间把他们琢磨起来呀！”这位圆脸孔上安放着的适当的五官，胴体和四肢像经过搓汤团的手搓过那般圆的大姑娘，对我真是好。有时候，我何尝不想考虑一番她的话？但是，拿一只太扁的鼻子，和一块未经琢磨的玉石放在一起来讲，随便我怎样考虑，总无法考虑通她的道理来的。

说到我自己，我实在不敢相信是像同学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美。常常我对着镜子，或是趁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朝它笑一笑，虽然没有那一个部位看来不顺眼；大麻子的女人对着镜子，也会觉得自己的麻点麻得非常艺术。同学们固



然用不着用假话谄媚我，我的七十五岁的老祖母时时说我美，只因为她太爱我，如果我有一对斗鸡眼，在她的眼里还是美。在这种情形下，我有时满意自己长得美，有时又担心自己长得丑。我岂只对自己外表这一项认识不正确？要想圈在“准确”的那一个点子上，却怕比在玻璃板上拈捉一粒水银珠子还要难啊！

提起了老祖母，我真得先唠叨几句我的家庭，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我的父亲是他父母的独生子。（一位夭逝的叔父不算。）抗战胜利那一年，父亲携着母亲到东南百余里外的一个小岛屿去。那儿，他实现了一桩心愿：办了一所救助当地渔民的义学。为了我的学业，祖母和我留在我的出生地——繁华并人烟稠密的世界第七大都会中。我们位居于沪西的一幢两层小楼房，因此更见寂寞了。一个六十余岁的祖母当年陪嫁丫头多宝姊以外，便是一只浑身白毛茸茸刚刚长成的雌猫。即使它有时候故意和我过不去，把吃剩下的老鼠尾巴藏在我的床下，我们四个有生命者中间的情感，也还是和洽无忤的。

祖父在他四十五岁那年逝去。祖母是一位智慧的女人，她永远知道怎样带着微笑，来应付落在她身上的困苦和灾难。她常常告诉我说：“如果‘苦难’是一只马蜂，那么‘忧愁’便是它惟一能够携带的刺人的针；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看你怎样善用你的智慧。”

老人家的话由她说，我却是由我落眼泪。我并不是已经遇着过什么样的“马蜂”，自我有了记忆的时候开始，便不曾同一般小孩子样的活泼和快乐。父亲不慕名利，也连带不慕朋友。我们虽然驻足远东第一大商埠的不夜城市